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虛齋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_臣賈鈺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張曾誥

欽定四庫全書

虛齋集卷五

明蔡清撰

哀辭

哀詹鼎

辛丑之秋予自京師歸以疾留嚴陵嚴陵之士有就
予館問所疑者詹生鼎與焉生穎悟不甚出人而重
厚信義視他人或過之別來三數年常往來予懷也
茲過嚴陵問之則死矣

嗚呼我愛詹生厚我念詹生深生無出羣才生有不俗
心方今重文學俊才動成林豈之鏗鏘韻所希古淡音
詹生永已矣吾獨撫吾琴

哀林生允昱辭有序

允昱爲人懇篤而周慎其居家最得父兄心與人交初
不甚歡久而有味其問學亦駸駸有近稟著已意
其質雖若稍不逮其所志則固不隨人後也其言
若不能出諸口其中則自有條理至義所當爲者

卒亦未易以利害回也予嘗辱其以一日之長見推
愛其爲人以爲假以歲月涵養有成當必有見於世
者今年春遭其父及祖母喪其居去城餘五十里不
得數相見六月二十二日始以喪事至城過予艾庵
不半日辭去期以閱月復相見至二十九日則已爲
古人矣噫人生之不可期如此哉天乎如允昱者胡
不遂其成而奪之亟也其配蔡於其將殯也哭謂其
諸兄云渠生平於喪事最重棺斂今日亦宜以此待

之已而獨撫其小弱女而泣語言間微有屬家人意
家人方匆匆莫覺也允昱蓋棺蔡即入室自縊嗟乎
其死之之早予且未暇論然予年三十矣人間此事
始一見之吾允昱之得此豈偶然哉此非惟可以風
女兒曹凡予輩於允昱亦當有感耳予久厭紙筆於
此不能以無辭

嗚呼允昱兮吾意子之必將爲天地間磊磊落落之丈
夫何五日之不見兮遽幽明之殊途已乎允昱兮命矣

夫已乎久矣兮其猶可以自慰夫雖百未一就兮刑于
之化已乎嗚呼感此女兒兮乃知馮道范質輩皆弱婦
人也此真丈夫此真丈夫

哀洪良偉

汝以去年十月別我南歸吾訝其久無書也今年正月
以疾報四月竟以死聞嗚呼復安得性資朴厚志學懇
篤如吾良偉者哉病與冗相仍久不得申一哀負吾良
偉矣茲將有遠行南望揮涕寄此一瓣香也良偉汝有

知其鑒之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周有八士兮宣父所奇聞中三鳳兮近古其稀吁嗟三鳳兮此母產之今其逝矣凡百君子夫烏得不爲之哀悼而寄聲詩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則父沒觀其行事死如事生孝之至者也若

夫墓表輓詩之類冀以善其親於身後者抑其次矣

祭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茲詣白鹿洞書院敬謁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物有羣聖賢也既有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羣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間茲山有廟

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靈惟真嗚呼圓顛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羣聖人乎有羣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間必有虧故我二夫子輩皆不得一伸其

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
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理嗚呼不肖清乃今
吾知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蓋有以洞易道之始終而信
渾沌之不死尚饗

謁白鹿主李先生告文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褒錫曰
惟好德聿來真儒有事人極大發山靈光輝無射譬彼
瓜瓞未大而昌根柢所在其何可忘有祠翼翼來今永

式羣彥從之悉飲公澤尚饗

有從祀諸賢

告祠堂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孝玄孫蔡觀慧謹以牲醴庶品告祭

于高祖

考妣

某稱號曾祖

考妣

某稱號祖

考妣

某稱號

考妣

某稱

號之神曰惟我列世考妣締造積累艱難勞瘁以有今

日兒孫罔極之恩夫奚容言今皆以次謝去人世雖曰

神聚于堂而遺形則各相依于荒山野水之間兒孫省

掃歲能幾度生人此痛亦寧可言茲惟中元節序所臨

寔增感愴且慧將以歲貢赴京清亦以進士病痊將赴
部聽用當暫違去墳墓慧是用昭告于列位先神即以
明日至十六日率諸弟姪以序而有事于各墓域間就
令睿與清辭焉嗚呼不去墳墓者孝也去墳墓而能成
名於身效忠於國宜上宜下以有光於祖宗而歸拜于
墳墓者亦孝也此我先世之遺訓兒孫所當佩服而勿
墜者因敬申之以詔行者尚饗

告墓域土地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泉城西隅民人蔡觀慧敢昭告于某
山土地之神曰慧之某考妣遭骸托歲茲山有年矣仰
資神祐不敢有虞凡我生人慰感無量茲以中元節臨
有事松楸敬專牲酒茶果祇薦于神且報且祈惟永佑
是賴下情不勝懇惻之至尚饗

祭朱都憲文

代三司作

惟公山川間氣文武兼資天下之望學者之師風教誦
庠文化覃敷士曰休哉安定在湖繼司風紀烈烈有聲

人曰偉哉李勉在廷按節湖南岌及嶺表濁者以清秋
風一掃擢參晉藩尋掌政要寒者以溫春風一道惟彼
北敵牧馬我疆邊吏夜呼邊民皇皇公承閫寄徐而驅
之廼踰木葉迺越燕支惟彼雁關西門鎖鑰任匪其人
塵起沙漠公一指揮境內貼然如虎在山如龍在淵事
定功成功成名遂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角巾私第優游
餘齡桑榆日霽松菊風清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罕全節
方者易員員者易缺惟公不然大而用之則大其效小

而用之效亦不少嗚呼自太極既判人品不同隱者爲高仕者爲通惟公不然進希三傑退希二疏進退時耳吾何心乎嗚呼茫茫宇內如公者幾八十八春了一夢耳國亡元老鄉喪達尊輝失山岳哀動縉紳訃音上聞帝亦咨嗟曰堊曰祭思寵有加生榮死哀何脩而得惟帝念功惟公種德某等生後飫公德音九原不作悠悠我心有鬱佳城慶雲之里合誠一酌高山仰止

遣祭傳文穆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
適有事于臨江恭懷故太宗伯傅文穆公之德教而不
得至新喻謁公家廟一展下情乃敬具牲醴蔬果屬臨
江府儒學教授謝理爲致祭于公神位前曰惟公名德
在天下事業在史官文章在士林而其行義之著於家
庭族里間者至今臨江之人亦翕然頌之無間言嗚呼
若公者真可謂之有學有德有體有用有華有實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矣豈非一世之偉人而後學之師

表也哉不肖清昔侍春官雖僅彌月而德教在懷十年如渴乃今跡名賢之故邦慨親依之路絕宰木何如寸心徒切馳辦香以寫吾懷兮恍台儀之形于目睫尚饗

祭邱國老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南向哭祭于故恩師瓊臺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

所著書於大內用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
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
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
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今
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爲虛生也已清閩泉凡子也
先生之教國學清得廁四方之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
下辱閔其暗而與進策勵之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
曷克副之徒守空言於世無補慚負師門歲益云邁方

以母喪在殯而聞先生之訃曰親曰師痛割交慘不得
撫柩一慟辦香遥致寸心附焉嗚呼想瓊山之巍峩與
南海之浩波懷先生兮不可復見嗟門生亦老矣向之
所受云何尚饗

祭三原王先生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
蔡清聞宮保太宰介庵先生三原王公之喪謹就家馬
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公自三十登仕至八十而致政所

在爲麟爲鳳爲長城爲砥柱者蓋五十年其望實之在天下後世者舉無庸門下生小子之喋喋矣况小子無狀嘗辱恩教而尸素十載全無一毫樹立於世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雖有言亦奚足爲公重輕哉然由前所言則哲人之萎固可爲天下慟由後所言則不肖愧負恩教又不勝師門永訣之痛也嗚呼噫嘻尚饗

祭萬國老文

代作

嗚呼昔之君子有負致君康國之術者或鬱於下僚困

於疑沮而終不得以一施又有以忠義結知於人主者
衆方望其將有大庇於斯人而天乃折而奪之又有當
功名垂滿之際忽飛蠅之點染而趙璧遂不得以完歸
此有志之士所以爲之失聲而太息飲恨而深悲者也
惟公亶英秀之資際熙洽之時一舉而近天子之清光
予以備顧問職論思自是出入館閣歷膺柄用卒致位
夫帝師蓋昔人所謂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榮名祿
位者若干年謂非公之才德果有過於人則何以臻茲

與而况畫錦焜耀於無恙之日天恩頻仍於蓋棺之餘
茲誠人臣之極寵而今古之幾希者也嗚呼公之遭遇
何如哉某等哀故老之云謝想峨眉之失輝爰合詞以
侑奠嗟人生兮真薤露之易晞尚饗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嗚呼清始爲進士觀政吏曹公位少宰卽辱與進吹噓
若以爲可教者逮清備員禮曹公位宗伯承事左右自
當竭胼胝之力乃於有事太廟之日誤事獲罪惟公俯

諒其情於罪之之中而有培之植之之意用能不失舊物今日猶得有詞以白於吾親也此其恩真所謂與生我者等矣顧不肖豈知所以爲報哉洎清改官吏曹公亦旋位冢宰猶以昔嘗受教之故所以勉進而提撕之者益至益周清失所怙南奔公哀之慰之且命諸僚友有數外之待顧不肖又曷足以當我公之厚此意亦所謂淺九淵而輕九鼎者不肖清又豈知所以爲報哉嗚呼公之事業在朝廷德學在斯文聲名在天下而其恩

之在清一人之微者亦不可限量如此公之騎箕其關係國家與士民者夫豈細故哉北向一慟形畱神往何日見公宇宙茫茫尚饗

祭倪冢宰文

嗚呼清昔供事公之門下自揆不肖僅得不見斥辱於公足矣及公北莅銓衡則聞之北來士夫公時有器我之言既而過古杭見一長者云太宰公最知子者而子乃急於歸養何哉然公竟從子志斯又以見公之知子

有非尋常相知者倫矣嗚呼向使公當時不即從清之請清之歸不及吾父之存則公平日之厚清者果謂何哉故嘗謂清乞歸之遲其罪在清而猶得及吾父之存則其恩在公公之恩我者如此今公云亡悠悠千古無復見公日矣清之痛何如哉清之痛何如哉况我公之宏才博識厚德雅量真足以壯觀天朝而鎮壓海內者求之公卿間恐亦無幾而乃年甫過五十掌銓衡亦僅一載其所蘊未克究於上下而遽云亡斯其爲痛又豈

可勝言哉嗚呼如清之不肖真爲負公矣顧世之偉人
能如公之納不肖清於度內者能幾哉面東一慟公之
恩不能忘也尚饗

祭楊侍郎文

代九卿作

惟公英敏之資聲發自幼奮自賢科在帝左右東觀石
渠吾不知其幾書收入胸中不見有餘盈箱累牘吾不
知其幾作流出胸中不見不足嗚呼文哉可以名家可
以華國豈惟華國行亦拔俗有義有仁愛君愛親愛及

姻友薦于弟昆垂老翰林退然如遜或諷之少通則曰
妾婦皺矣焉事脂粉晚值聖門擢贊銓衡或小不如意
則曰臣不能事事矣閑局是榮嗚呼公之請閑纔幾何
日倏焉告終殆其先識惟帝念哉錫葬與祭洎加以謚
是曰文懿嗚呼公位三品未爲貴壽隣七十未爲希惟
文懿之名千載有輝千載有輝曰惟明主之知而況生
前之撰述議論往往可以訂既往而開後人而其所造
就之子弟門生又羣然不替於青雲有生如此亦何憾

云所可哀者在吾斯文嗚呼公事畢矣歸葬有日合辭
矢哀此情惟一尚饗

祭彭司寇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鄉生蔡清謹以香帛牲醴致祭于故
大司寇從吾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德行風節政事文
章後生輩難乎其爲繼也已矣嗚呼亦可爲天下慟也
已矣嗚呼仁者必有後此則責之天也已矣尚饗

祭福州林侍御文

嗚呼清早得以不肖之身托之吾雲室先生陶冶中惟先生雲室愛弟也克體雲室之心申雲室之教循循善誘使不肖於理道亦獲窺見一二至於江山萬里之跋涉京國十年之游寓凡百動止驟惟吾二先生是依今雲室先生副憲雲南方有名遂身退之請咸謂先生年富望重廷議嘗有公輔之薦意將得以大行所學爲斯人斯文之慶者豈謂遽止於今日也哉嗚呼此訃一至雲南吾雲室先生之痛慘當何如哉清自奔母喪南來

一別四年先生適亦有行過家相望三百里省問之心
旦夜東馳而以疾患纏綿阻未獲遂方聞九月初三日
發程北上不知以何日至浦城而奄有此事矣嗚呼痛
哉痛哉清實苦哉苦哉惟先生之學之行脩於家決於
鄉信於士林聞於四方而見重於朝廷肆奉命爲江南
北學者之宗主大爲士類所依歸生既無愧沒亦何虧
唯是門下小子銜恩深重依戴未涯而天遽奪其庇痛
苦何堪東向號哭形在心荒嗚呼茫茫宇內知我者幾

人肯我憐而教斥我者又能幾人而先生則既作古人矣顧此不肖之身曾莫能自爲主宰所謂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不自知畢竟當作何等人耳嗚呼吾思吾先生之心豈能以語言盡哉報德有道未能自信辦香樽酒人情之常來春上道乃當一哭柩前或墓所也尚饗

祭龍溪吳侍御文

惟子懷奮迹孤寒致身賢路分符佐郡者五閱載進而

我豸冠握王度而考其所以自待及所以待人者曾不
少改其儒生之素此固衆之所共知而非吾鄉邦之所
私譽者也嗚呼吾聞貴而不易其素者遠到之器也而
謂子懷乃僅止於是乎而况無父無母無子無姪無伯
叔之親無姑姊之戚所遺者僅一寡室及一幼族弟形
影淒淒吾猶憂其孤弱貧悴之無以自植也天之於善
人其果能一一顧視而爲之力乎哀哉哀哉某等哀子
懷不幸之甚而無以寄其哀爲賻爲贈力有限而情無

涯合一觴而致訣慨天道之莫猜尚饗

祭陳都運文

嗚呼先生起家進士主秋官事歷副郎正郎而擢守吾
郡改福郡尋擢河東都運在在皆有聲光而在吾泉則
其施於人者久且博固吾泉人之所詳也嗚呼先生之
心端正平易先生之政慈祥愷悌至其操法之際則凜
乎風霜之厲凡所施爲類不求悅於衆人一時之耳目而
常有久後去思之利蓋明而不察寬而有制茲誠爲民

牧者之表儀而吾泉人之所以懷感於沒世者也天之
福善亦既不渝鳳雛雙飛高拂天衢聞餘子姓亦敦詩
書種而食之其可涯歟清實庸愚早辱知遇冀公百年
以永終譽忽幽明之永隔羈官守之莫赴聊寄一哀用
表哀素尚饗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蔡清聞恩師虛白先生周公之
訃以身羈于官不得奔赴喪次謹就官舍爲位哭奠而

告以文曰嗚呼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生實與
進而教督之至年二十而別先生閱三十四年清年已
五十有四乃得復見先生於新淦之里第見未竟日而
別又十日再見移時而別未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嗚呼
清於先生也何其幸而猶得兩見於一別三十四年之
後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僅得兩見而已也痛
哉痛哉不意旬浹之間幽明永隔門生職分曠若罔聞
西向長號形畱神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惟先生學識

之精博德行之深純才猷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爲吾人
軌範其憲副陝西也年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
民至揮涕乞留而不可得今太宰馬公之爲夏官常棗
公論奏起之而格於例厥後以去就光明恩詔自中順
大夫進而爲亞中大夫再進而爲嘉議大夫皆致仕之
日也斯亦可見公論之不可誣也先生之賢爲何如哉
清比以上命供事先生之鄉意得時時供杖屨於先生
之厠以終其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庚

戊之冬清如官于朝嘗繪慶壽圖屬朝紳賦詩以爲先生壽計明年先生壽登八十亦方豫爲此圖而屬藩臬羣僚詩之以再致其祝願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哉嗚呼西江之水渺渺無涯我懷先生實與之俱惟古之懷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所以期報於先生者亦自有在而未敢言也然亦未易與時人言也辦香樽酒姑寄此懷而附以此詞英蕪如在尚克祐之嗚呼尚饗

祭戴少參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寓南昌聞座主致政
少參萬安戴公之喪既爲位哭臨乃具香帛牲醴屬萬
安縣儒學教諭王謚代詣靈柩前一奠而侑以辭云惟
公才識之雄富風節之剛方政治之優長博觀斯世要
豈可以多得哉方成化丁酉公以侍御出按吾閩也適
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實蒙獎拔念公當日之所期
待與清之所自期待者云何去今三十餘年公既已作
古人矣如清於向所期待者猶皆杳然如寄稍改於其

舊者僅身外之物色而已嗚呼何足道哉茲聞公訃中
益慚負而疾弗及侍棺未及撫既負公生又負公死嗚
呼如之何哉如之何哉尚饗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惟清生平無由一望吾太夫人懿範而受吾太宰公之
德受吾太宰公之教恩同父師則視吾太夫人其大母
行也太夫人之喪乃不得匍匐一赴哭焉其爲哀且愧
何如也嗚呼吾太宰公爲國柱石爲世鳳麟北堂有變

回我陶鈞斯其爲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故而已哉然而風霜淒切元陽不減吾太宰公之所以爲其親不朽圖者蓋未涯也又何莫而非吾太夫人之遺哉北望悽愴惟可自諭伏惟尚饗

祭林都憲尊甫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蔡清道過莆田謹具牲醴致祭于詔加中順大夫菊莊先生林公之靈曰公平生行善徵於令子以都憲內艱服闋朝命徵起者再璽書特起

者又再而竟不起至以疾乞致仕海內方訶都憲之介也然不數月而公之訃聞乃知終天之恨雖所不免而愛日之誠已獲庶幾都憲向之所以堅不起者良有其道而孝子之門果有忠臣在焉豈止區區成一節之士而已哉公有子如此所以報國之勲綽有餘地而其累被寵命之褒加也亦宜矣况諸子或以文雅克家或以儒官典教皆森然拔俗之英公爲善之報又不於是乎可徵哉清獲登德門侍顏範已三十年忽聞茲訃悲

愴不勝適道所經謹具辦香牲醴少致鄙情嗚呼哀哉
尚饗

祭朱侍御母文

弘治某年月日通家子吏部員外郎晉江蔡清謹具香
幣牲醴東向四拜奉祭于邵武朱母太夫人之靈嗚呼
清仰令子憲副先生學行而受教愛也有日矣視太夫
人猶母也登堂之拜素切于懷而未獲遂忽聞謝世之
訃痛如之何乃以身病道阻不克躬赴哭弔負愧又何

如也特脩薄儀奉薦靈筵言不能文意不能達伏惟尊
靈鑒饗嗚呼痛哉

祭丁指揮文

嗚呼清竊嘗評人物於一時如公者真不易得哉其武
也文其文也質孰謂武弁中乃有此人物哉嗚呼今其
已矣春秋僅四十計其平生英雄慷慨奔走王事曾不
遑啓居而卒以不壽內無期功強近之親諸子又方斃
斃在幼天之所以報公者一何其薄也念之使人失聲

直欲上詰老天而無由哀哉然而德在軍士功在邊陲
名在縉紳公雖不壽而有壽者存矣况後事又得所托
劉子羽劉勉之豈負韋齋翁者哉九泉之下計應可以
少慰也顧清無似辱知有素茲聞公訃相去不二百里
而屬有采薪之憂不得匍匐一弔死生之際負公多矣
臨風一涕端爲正人灑也區區鄙辭何足以達意哀哉
尚饗

祭陳提學亮之文

嗚呼先生何其才之富行之篤器業之臧也而何其壽之嗇也嶺南之士沐教方新又何其不幸而弗克卒所業也國家得一碩才焉方駸駸而進之冀收其効而又何其竟不得底于大用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不能已於哀也抑以顏路之暮齡而哭子淵之喪以子由之至性而狀子瞻之行此情又何可堪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尤不能已於哀也尚饗

祭林雲室師母文

嗚呼唯吾師雲室先生之所以成其學成其德成其功名者固出於所自樹而吾師母內助之力亦不可誣也且吾師敷歷中外二十年去家或數千里或萬里家衆數十口家事且如毛而悉以付吾師母曾不以一毫縈于念慮者謂非藉吾師母之賢固不可也吾師近以動勇退之志門下小子輩咸意齊眉偕老教子弄孫爲日方長而吾師母忽爾訃至嗚呼痛哉痛哉某以羈官守于數千里外獨不得匍匐至門下一哭南向涕零可勝

愴情一樽遠致聊薦微誠伏惟尚饗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嗚呼孰不有子而貴子亦豈少哉惟夫人之子名節重天下聲光壯本朝計其所就貴足道也有子如此母之賢又豈庸云云哉令子方受長城之寄於大江之右期冀江右之民以寬聖皇南顧之憂而忽以夫人之故輟璽書所付者而奔就苦塊焉斯其爲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事哉清早辱令子教愛嘗獲展登堂之拜而今而後請

拜無期矣凡爲人子者於此其能無所感傷乎噫清實
人子之不肖者也於夫人之卒也重有感焉而不能言
也傷哉尚饗

祭朱侍御乃尊文

某等在令子交遊中遠者十七八年近者五六年矣斯
文相與之至情既等之骨肉則於公雖未獲一接平生
而其傾想頌願之心實有不能自己者往者令子杖節
二廣得便道以拜家慶某輩亦爲之一樂焉迨還期之

伊邇蓋方引領閩嶠之雲而屈指於親庭之日而公則已不待矣人子之痛可奈何哉可奈何哉某等相哀之心其又能以自已哉雖然公之生也有善名在里閭而公之子又有賢名在朝野人孰無死有如公之所得者能幾哉嗚呼論至此公之死所以益使人不能漠然者也薄奠寄哀聊以伸吾人之懷尚饗

祭蘭谿章先生乃尊文

昔者令子閩齋僉憲吾閩清爲諸生實得觀感竦動於

治教之下於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闔齋以公垂白在堂早乞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天倫之樂道腴之甘蓋有未易窺者雖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善養而所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天下士之爲闔齋致私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而公今則已棄孝養長逝矣凡

昔之爲閤齋喜慰者今其能不爲痛恨哉清適乞歸便道仁里方期一展牀下之拜退將次第有請於閤齋而入門之際公之像設已在堂閤齋已扶杖在傍矣我之生也何事之與心期乖者之獨多耶且清已五十無聞矣此行又不得遇於公之門則其所以哭公者豈特尋常知識之情而已哉生芻一束蓋不得及公之生以展其誠猶願冥冥之中有以鑑其來意之非泛泛也嗚呼尚饗

祭王府經文

嗚呼君吾太宰介庵公之適嗣也介庵公著勲績於朝
野者四十餘年而在公常有忘家之適私門絕無毫髮
之牽者此固盛德刑家之化而亦主器得人之克相其
完也洎沐國恩兩贊元戎清聲四達益慎以恭上下嘖
嘖庶幾肖公夫何一疾俄傾云終嗚呼直牀下春秋高
矣此痛其何可言況兒女之成行者多未了之債而清
白吏之子孫固之負郭之田也靈車北引遙遙三千善

人之報然乎不然清出公門下且辱君知慨幽明之永
隔重念公而增悲一觴薄酌不禁涕洟尚饗

祭王侍御尊甫文

嗚呼清數從吳中過得公之鄉行於吳中賢士大夫稔
矣既而獲與令子御史君同朝竊見御史君器業表表
班行中觀風所至凜然如秋霜霈然如時雨上下敬嘆
畏愛無間言信焉能行公之教者於是始信公種德之
報而有子之慶又不止尋常之以子貴故得一推封之

榮者而已也清既有慕於公而又辱知令子茲行借便
計程謂當得一遂登堂之拜矣逮至近郊訪之則公近
者已作古人矣嗚呼未見君子憂心沖沖我之謂矣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我無日矣惜哉傷哉况聞令子廣南
之節將旋盖方屈指於親庭之日近而公已不待人子
之痛又可奈何哉令子之痛吾輩尤爲痛之也行邊觴
豆草草莫盡予情尚饗

祭洪氏姑母文

吾家族庶不一惟吾姑之父與吾祖同胞至親且同德
相與之日最久吾姑之少也又嘗學女事於吾母動止
相依更歲年猶記吾姑德性醇厚幽靜或半日不出一
語而勤慎弗懈又大有度量一歸英溪逮四十年清父
子以地遠力薄雖信介時馳而音儀希接十數年來吾
祖吾父母暨吾祖叔父母俱已相繼而歸冥途甫葬吾
父未十日而遽哭吾姑嗚呼昔之少者壯矣壯者老矣
老者死矣亦有未老而已死者感今懷昔人生骨肉之

間恩義之際其相與歡然者能幾日而會少別多會短
別長其將如之何哉清今始跡英溪而不能及吾姑之
存其痛又可奈何哉吾姑夫吾表弟清固無辭以解其
哀也尚饗

祭表弟黃于鼎文

吾年十有九子年僅十有五即從子遊子領鄉薦未
行子復從子或棲巖谷寓招提而不相舍者又數年子
既登進士官于朝子亦領薦上京師遊太學無何亦登

第而同朝矣計其在家鄉在京國相聚之日恒多間或相遠率不歷歲移時即復聚世之親友從事功名之途得如吾二人相從之久而相聚之密者蓋不能什一也而今也一別則萬萬斯年不可復聚矣嗚呼痛哉載念吾二人者之自少力貧讀書同也其學有不遜時好其言行不敢越常度不能爲世之能人又同也自登第入官至今或十年或二十年而其貧猶昔其內乃皆若他有所慕而未克酬者又同也然予亦哀矣抑予雖哀而

殘喘尚少延子猶少且壯乃倏爾而先終身事業僅止於此親老子幼皆不能恤矣嗚呼吾其如之何哉痛哉痛哉尚饗

祭黃汝亨文

成化某年月日友生晉江蔡清謹用隻鷄樽酒告祭于故友行人司行人莆田黃君汝亨之靈曰嗚呼始海上之報至道路洶洶朋舊歔歔予心獨迷且驚且疑蓋以為有則於理若在所無然以為無則於數又有所不可

知者用是含哀展轉者凡歷幾旬時嗚呼今果然矣謂
之何哉愧予與君總角相聞逮君既壯而登第予始得
一見於君之門自是信問不絕情誼彌敦或同榻夜話
於金臺之客邸或合席聚論於吾晉江之濱遠撫帝霸
之遺事而近究程朱之緒言蓋有我之所是而君以爲
非亦有君之所道即我之所云者言議雖未必盡合意
趣亦近於同羣靜言思之猶歷歷昨日事耳豈謂桐
城南十里亭之別乃遂爲此生之永訣也哉嗚呼當

十里亭之別也子舉酒屬君曰壯哉茲行得以遊司馬
子長之所不能遊者矣抑又豈知胷中之壯氣尚未及
收於史記而魚腹之英魂遽已同歸於汨羅者哉哀哉
痛哉孤弱子之失怙負慈親於暮齡况又與愛弟而偕
行使賢季父增倍其愴情者哉哀哉痛哉雖然君以王
事行也凡事之以義行而卒與禍會者謂之命儒者平
生談論曰有義有命矣今日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嗚呼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

吾弗聞已而已而尚饗

祭外父母文

成化某年月日女婿蔡清始祇謁吾外父義民胡公外
母李氏之墓爰具牲醴庶品以祭而叙其情曰清念我
外父外母鍾愛厥女不以與所親近之富家郎而獨以
屬之疎遠貧寒之孺子此其待我者不爲近且淺矣清
之感德何如也奈清不才年來力困於一經翅垂於兩
舉上不能顯其親下不能榮蔭其家之人孤我外父母

所望其負愧又何如也乃今幸藉神明之祐叨居鄉薦
之首丈夫萬里程僅得一舉武而外父母則既謝世矣
嗚呼清之得舉也其亦幸而祖父母及父母之俱存其
亦不幸而外父母之俱亡也興言及此莫寫我悲然受
人之德妻人之女既負其生忍忘其死茲具一奠之儀
少叙久負之意而追報之效百未能一二也念哉痛哉
尚饗

祭王表兄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表弟蔡清寓京師謹具香帛牲醴遣
義子克忠奉祭于亡表兄蕭山寓士王君之靈嗚呼吾
兄生三歲而寄身於鄭氏六歲而永辭墳墓從鄭氏於
浙矣清生五六歲始知有兄在外二十三歲始能求之
多方不遇至兄三十有九清年三十六始緣周侍御之
力物色而得之於蕭山水濱之行人杭城一會恍若夢
中嗚呼我外祖之嗣歆矣遺脈一綫飄零僅在誓將奉
挈還歸故鄉庶以噓一爐香火之寒灰而燃之不至遂

隕其先世煌煌奕葉之門戶耳嗚呼豈知吾兄之年乃
僅止於四十而已哉苦事哉苦事哉茫昧者天曾
豈知人間有恩義大願而哀念成全之也哉去夏別京
邸期以明年秋會蕭山即同歸泉南而今也寄骨於何
人之地矣想吾兄垂絕之際亦將謂清莫可奈何矣然
吾兄之姓氏今則分明矣吾兄後事今在清矣清之貧
窘固兄所知抑諺云一飯兩分可飽二人此清之心也
明年夏秋清得以例歸省便當過蕭山一哭吾兄而弔

吾嫂與孤姪并舉兄之遺骨以偕南清且有父有母有子當不令兄之後事失所矣或者剝後見復我祖一脈又將由是而復昌也嗚呼客燈之下淚與筆俱我此微身半自王氏苟無王氏安有我母苟無我母又安有我今王氏衰落至此我其不思爲王氏一籌哉兄如有知宜悉此情而勿憂後事也尚饗

代莊某祭翁義民

嗚呼無好人三字信非所宜道矣然世變既降好人固

不可多得爾嗟惟翁公六行悉備內無間言外無異議
求之今人誠鮮公此謂之義民真義民矣天胡不信六
表而上嗚呼自公之喪我痛弗置父子受知實銘肝肺
一隔冥途再期何地無以報公惟有清涕嗚呼如此好
人世復能幾尚饗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先

生林公墓誌銘

吾雲室先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家居八年卒卒之明年子文中等將奉柩塋于某縣某山之原先期遣人以書狀授清於江右官所而屬之誌清先生門人也始自卅角以臨江周虛白先生教命得登先生之門而受業焉抵今蓋三十有餘年矣念先生之所以教育而造就我者自始至終恩同罔極而疾不得侍歛不得親今其葬也又不能如古人之負土以成其役東望揮涕此情何如則於是誌之屬也其將何辭惟是荒落負教

之甚今且駸駸晚暮矣於分內實事曾無一毫成立是
豈足以知吾先生者勉強執筆亦僅能得粗迹而已先
生諱某字廷珍姓林氏世家福州之候官以所居之鄉
名雲程別號雲室山人而學者稱爲雲室先生云高祖
比元時爲某衙門鎮撫紅巾之亂抗敵而死舉家就戮
遺曾祖陽文身避獲全生祖某熒熒自立故居在城西
關至是始遷雲程考秀號質齋性厚朴而心向道禮延
名師以教子姪不計貲力故先生兄弟七人先生既以

魁天下爲顯官曰瑯亦登進士第爲御史提學南畿曰
玠與姪某琳俱鄉貢進士第孫文瓚亦繼登第他子姪
負經術有名士林者又數十人一門之盛有由然也妣
周氏稱合德焉七子皆其所生而先生爲之長自幼穎
敏出羣而沉篤嗜學夜讀率至夜分又能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最得聖賢意趣其紬繹遺言襯貼之義以開發
學者則清平日所見知少有其似者也自閩中及兩京
以至浙江之士及門受業者殆不可數計而領薦登第

位列中外者常不乏人其始薦於鄉也以景泰癸酉年
纔十有九至天順丁丑會試不第入太學癸未會闈災
移試八月揭榜居第三爲易經魁甲申三月殿試賜同
進士出身觀政戶部是年秋以疾乞恩歸治時方具慶
先生侍奉不稍離天倫之樂蓋優優乎其自足而無所
慕於外也四方來學者此時尤衆里舍至不能容今閩
中易學獨盛於東南視他經倍蓰焉蓋先生倡明之功
居多也成化甲午大比江西聘主文衡辭不赴以進士

侍親家居十有七年既終大事辛丑乃至京除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先生律已素嚴其讞獄明恕而有執司寇金陵張公亟稱之且語人曰如吾林主事學行要當居春坊職輔導乃稱耳乙巳考三年滿勅加承德郎贈考如其官妣及正室薛氏爲安人繼室朱氏封安人丙午陞本部某司署員外郎丁未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千餘徒恣標掠傍及福建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勅浙江鎮巡

等官勦捕諸公以事屬先生先生發諸屬縣兵快先分據要害以防其奔逸乃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賊棄穴橫奔至福建松溪之渠口據高險隘我衆難之先生曰賊勢已威前途皆非道我嚴其令攻之必克一鼓遂獲其渠魁戮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間道竄景寧先生復節制諸巡捕官就取之戮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殲之先生曰彼無能爲也恐濫及無辜亟出告示令早出降兩省以安時

又有遂昌黃巖賊某聚衆且至萬各伏所穴未發將觀
變而動其勢叵測至是聞景寧賊破膽寒先生又豫爲
形勢以擬之諸賊遂自解散去鎮守張公喜曰茲所謂
不戰而屈人兵者矣巡按御史陳公金上其考語於臺
部云文有名而士類咸服武有備而賊徒知懼者此也
辛亥陞雲南按察副使蓋僉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
僅三五見亦殊恩也在雲南風操愈勵威惠益振其地
民夷雜處官府政多仍其俗未免苟簡或有所改張尤

恐動衆心先生獨曰此地既入華即當以華治奈何猶以夷待之乃多別名分重禮教又創分司以便官督造永安橋數十間以便民劾都司之冒功陞賞者數十人皆謫戍窮邊他所施爲多類是衆咸安之政俗有改觀者矣在浙江嘗監己酉鄉試在雲南連監壬子乙卯戊午鄉試所取士咸稱得人試錄諸文多出其手筆蓋先生非惟文學素優其行誼政治亦自過人故所至上下翕然歸重之巡撫雲南都御史張公誥巡按御史張公

秦金公獻民余公本實清戎御史徐公紀交章論薦衆方以大用期之而先生以年及懇疏乞休時己未之春也初冢宰三原王公守備南京得先生名於張司寇公而心識之故在吏部日先生得以三年僉事舉陞副使及王公去位而當路無深知先生者故先生名位事業僅止是先生既歸休日杜門教子孫讀書足跡不及公門乙丑今天子即位推恩臣下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善理家人人各有分業不得自暇逸常切切告戒使循

理安分不得席勢凌物故子弟人人能勤約隱忍無一
毫浮艷氣習嘗試以他官門子姓較視之多覺別是一
種風味矣先生遇士大夫禮度甚謹而一出於誠其待
姻族恩意切至不以貧富貴賤而差異與鄉人處善薰
之以和於有過者尤能以字量包容之故卒之日自有
位以及鄉士庶稍相知識者無不痛惜而奔赴焉壽七
十三男四長文明薛出次文中朱出文英文昂側室王
氏出女七淑適陳浚皓適劉模洪適陳汶淵適許經濟

適張燦次澄源未行孫男四壘縣學生次壘坤某皆文
中子某則嗣文明者也孫女二模適楊鏐梓幼曾孫女
一先生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卒於正德丙寅十
一月十六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清惟昔入嘗有承其
師之子屬表其師之墓者自謂始不敢辭而又不敢不
辭卒之不敢終辭焉若清今日之情殆有彷彿於此者
故畧次所見聞用塞來屬計恩門內外尚當有知吾先
生深者別有所錄以盡吾先生德業之詳而蓋不肖清

之負焉耳其銘曰峩峩雲室雲山是宅清源一派流注
洋溢欽德者所居成聚是惟居間之績施於有政彌溥
其澤既文且武厥聲載赫豈伊腐者用之斯劇進難於
先遲遲廿年退勇於後了無所牽始終大節視履其旋
嗟嗟雲室有學有德有爲有識實我人之則不肖門生
懷慚當筆尚俟來者揚幽不極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爲萬世爲人上者

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嗟乎二聖人者以其規天條地之規模過化存神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爲高世異俗之談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固爲卑之之論何哉二聖人者殆亦慮之熟矣蓋凡職子民者本所以撫摩而乳哺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以督責爲事也彼專事督責之治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其法令精神雖若可快一時而國家之元氣則有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有不

及覺者矣嗚呼此清於吾縣尹吳公之卒所以不能不
爲吾民惜也公狀貌雄偉望之若不可迫視而性度夷
曠卽之溫然豈弟君子也作縣三年清以所見及所聞
考之大抵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要在有實惠於民而
不爲一切之政以徼名希世者故久而民益戴之卒之
日民無老少遠近咸咨嗟痛悼以爲天之不相我民也
嗚呼惜哉使世之爲天子吏牧小民者皆公其人黎民
尚亦有利哉而公之不壽不得以終其惠於吾民則

天也謂之何哉公諱雲字民望世家松江之華亭祖軫
富平縣丞父禮義官母丁氏公生十三年而入邑庠又
十五年而入太學在太學十六年而官在官三年而卒
卒之日成化壬寅二月某日也距所生正統丙辰正月
某日享年四十有七娶俞氏先卒子男三長縉次紳次
纓女二長適謝奎次適楊纘皆俞出也繼娶王氏公之
病革也與母及家人訣曰吾二親俱垂白在堂且無他
昆弟即入地目不瞑矣焉吾妻孥者念哉嗚呼良可哀

夫縉將奉公柩歸葬先期詣清泣請文以賁諸幽清非
知文者然雅愛公之寬大平易有出於一時諸君子故
不辭而輒詳於寬大平易之說非惟以彰公之善亦因
以告夫世之凡有子民者之責耳銘云樂只君子其心
孔仁而惠弗克終於民孝弗克終於親雖然其弗終者
在天而其弗可忘者在人

留夫人黃氏墓誌銘

夫人黃氏今南雄通判留君汝礪之妻也隨君之官卒

于官其子志淑方以春闈中選在京師聞訃輟廷試事
奔南雄將扶柩歸葬而通守君已先歸其柩於家志淑
既抵家則奉通守君命以請于大父處士茂明擇地晉
江三十二都之文昌山下某年某月某日葬而請誌於
子志淑之言曰吾母性穎悟通物理人情而敦厚有器
度雖不多讀書其所爲之符合於古義者常多也事吾
大父母及吾父二十年孝敬勤慎如一日於吾兄弟固
所甚愛而教督之尤嚴志淑始得舉戒之曰爾母遽以

此一得自幸男子分內所當爲者計尚未能萬一也此
吾母性識大畧也又曰吾母諱某有元南安達魯花赤
某公之幾世孫父曰曲江尹某公母曰孺人楊氏年二
十歸我雷氏生子五人長即志淑次志及志宏志業志
憲瑒孫男一曰宜讓又曰吾母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十
五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初七日年僅四十天乎何其
與年之促而不令少得享不肖子之養也惟先生素教
愛志淑者其尚哀而爲之銘乎銘曰問夫人之所生南

安黃氏接武簪纓問夫人之所適晉江留氏將相餘澤
夫君伊何別駕南垂聲名有輝厥子伊何卹弱高第書
香繼繼惟夫人之得於天兮亦豈云薄惟夫人之遺其
子兮風樹爲虐噫理數有窮親年有終慨吾徒之炯炯
兮追所願之無從惟賢母之遠志兮子奉以躬銘莫此
固兮以畀爾封

坦夷居士林公墓誌銘

陳江林瑀及弟寧國府推官瑛將葬其父坦夷居士公

于本邑二十八都之象山先期狀公行屬清爲之銘琿
與瑛皆清所素知而公之疇昔又人所共知者故雖不
知文而不容辭也公諱昱字曦明世居陳江之塢高祖
諱天福公因號江塢隱翁有風操鄉人重之曾祖宗敬
祖伯亨父仕齊皆不仕母吳氏公有兄而殤且無弟甫
弱冠即能苦志立身以支撐門戶父母安其孝焉性仁
厚而果於義姻族多能之二姊一蚤世一蚤喪所天公
維持其家撫諸甥而長之立之有人所難者與人交淡

而信終始如一日恭而有禮暴慢者處之夷然或數見
侵侮而後以理直之卒皆愧屈無詞平居恂恂若無所
區別至其臨事則矩度整如也軒几有微塵必命掃除
之曰人之治心亦富如是耳喜植花卉庭除間朝夕玩
賞之其治園圃界限分明而脈絡貫通若得經界遺意
者時或杖屨其間清風霽色昂首伸眉蕭然有出世外
之趣年六十郡守李公哲張公濂貳守羅公懋陳公旦
皆知公名值鄉飲酒禮則前期具啓遣生員詣門請置

焉啟詞稱公立心坦夷制行誠確公曰誠確未易也坦夷則吾其庶乎因摘坦夷二字自號弘治庚申六月初九日考終于正寢去所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蔡氏子三瑤其長次曰奎繼卒瑛其季也由丙辰進士出身女一適侯林吳輪孫男四良猷良材良器良儒孫女四莖用壬戌之十二月二十八日其地背乾面巽云銘曰吾泉諸姓莫盛於林林莫盛於陳江之一鄉維江塢公稱林之良厥世繩繩坦夷有光自

身而家而鄉所履咸率厥常天錫之逸春意洋洋心塵
是拂益使我愧悚而彷徨上下向風德音載揚有子克
家或耀其章分帝之符將履周行其在陳江寔破天荒
嗚呼茲因坦夷公積德之報分抑亦可以占江塢公餘
慶之未央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先君嘗與鄉之名勝通政使張公及簡齋顧公輩凡十
有四人約爲逸樂會時相與登高眺遠賞花玩月以相

娛也適清得恩歸養諸公屬先君命清爲記先君命記
時有感於杜子美明年此會知誰健之句而諷焉時清
雖爲之戚然猶未意其言之必符也逮記成不數月而
先君奄爾棄養又未幾而某齋陳公某齋翁公某齋包
公洎顧公相繼謝世者至七人於是信人生之如寄聚
會之無常而先君當日所舉子美之言今日適爲荼毒
腸腑之味矣顧公卒於弘治癸亥正月二日享年六十
有五其生於正統己未十一月八日諱美字孟璽其爲

人明白坦夷意氣清曠頽然長者也平生無分外干取而才具俱優自其先世以貲產償逋負于官而家已落至公能觀時燭物伸縮以樹有家而家始復振且重義輕利親故之匱乏者周之貸而不能償者毀其券弘治癸丑山東饑公奉詔入粟賑饑得賜冠帶稱義民焉弘治己未公甲子適一周嘆曰凡人願望不可過遠禮六十而歲制今其時矣况吾仲子已幸科名而季子亦頗閑家務吾何日擾擾焉乃豫治諸送終具而委家於子

惟與逸樂會諸公相從游焉至癸亥而卒嗚呼其可謂
知義命之士哉其先莆田人宋崇寧中有諱建中者由
國史院編脩官出判泉州因家泉城而籍晉江曾大父
諱敬大父諱長祖父諱鸞母某氏娶魏氏子凡四長曰
珊早世次珀由進士知虹縣又次瓚次壘孫五原清原
淑原淳原澗原洌珊茲卜以乙丑某月某日塋公某縣
某都某里之某山而珀述事狀以屬清銘嗚呼先友之
喪通家之事也某何敢終以鄙陋辭銘曰嗟吾簡齋兮

瑩乎其中曠乎其外雖不自異於俗而中有不俗者在
惟德不孤名勝爲徒惟善有後冠裳之秀所就未涯推
思有階小子誌之有俟將來

吉水縣丞韋君墓誌銘

韋君諱廷輔字尚輔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勞莫里人仕
爲江西吉安府之吉水縣縣丞致仕別號水竹居士君
之在吉水也績用甚著江西盜羅顛侃號滿天星嘗破
一縣賊良民無筭且善妖幻其衆雲聚鳥散逋誅數載

巡撫檄君偕諸督捕官理之君獨獲其嫂廉其蹤戮之於同江以報縣有陂塘通于江溉田千頃值水潦江漲隄輒決君承藩檄修之越舊隄外數尺深植木椿內蔽以板板內累茅土合舊隄增築之既又治水閘視時旱潦而啓閉其流民至今食其利嘗出傍郡按事縣忽大水漂民居數千民號舟以濟舟人乘時邀厚利貧者莫得濟而君家人亦蒼惶借栖民樓水不及樓板者寸許值君終事歸嚴督漁舟五百餘分濟之先民而後及家

人曰民在水吾家人固在樓也君之治行如此類甚多
上官甚倚用之每遇部內事重且難者多以屬君巡按
御史張公某分巡僉事羅公九鼎分守參政張公琳相
繼請旌於朝而巡撫僉都御史閔公某又遣官自公所
以旗鼓導送歸館勞以羊酒且親題其彩旗云萬民競
覩無雙士九邑咸推第一官九邑者吉安屬邑有九也
衆方謂其擢用有期而君以勞瘁得微疾乞休于當道
者皆勉留不許乃遣其弟走疏於朝得致仕時年五十

六也君少穎敏重厚其學務實行一言一動皆不妄孝友篤至遇姻族故舊厚從弟言姪表皆少失怙恃君實撫育之既長各授室焉族人多貧者曰用曰柱輩皆無以爲家君曰吾固有餘也忍坐視其不足乎割已田以分給之臨事必辨別是非不肯雷同義所不可辭避引去苟所當爲慷慨直前不計難易平南經寇亂多閒田遠近流徙及逋逃者據耕之既不輸賦又恣暴良民且僭亂識者憂之君爲太學生獨上疏陳其利害請

改武靖州治于其地事下兵部及巡撫等官議卒從之
自是民有所庇又益戶口若干而積年無徵之賦亦有
所歸遂爲鄉邦百世利益君之表表者固無待於既登
仕之日而後見也其先世譜莫考國初有諱五嗣者始
自慶遠府之宜山縣而遷平南祖諱以明父諱弁任廣
東廣州府經歷母陳氏生子三長邦憲府學生次邦相
鄉進士次邦吉女四長適馮名世次適梁國用次適李
鵬三婿皆縣學生次未行孫男三應韶應龍應鳳若生

於宣德乙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弘治己未十月二十一
日享年六十有五邦憲卜以年月日奉塋于某山之某
以書馳訃邦相嘗從予遊君之行予固已得其槩矣及
閱邦相所狀詞多摭實益信君之爲表表也乃節其詞
爲序而系之以銘云我我在位有公有卿聲華振動誰
齒縣丞縣丞乃克有所樹公卿或無得而稱置位較德
孰辱孰榮我觀韋君有仁有義有禮有智一丞效官賢
名在世使天少豐其位黎民尚亦有利嗚呼窮之所養

達之所施計君治行之懿固已占於家食之時士不厚其養而欲功業見於世者云胡不思嗚呼知德者宜毋以其官之小而小之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往時清講業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值疾作荷先生罔極之恩百方圖全之又屬同舍生王君泰視護疾以獲瘳故清與君交誼最篤嘗登拜其尊甫處士訥菴公見其古貌龐然古心泊然家事田圃而室中有書滿几談論

間往往及之清以是知公之賢而時方有行不得久留
侍又三年再謁雲室因過訥庵而公卒矣哭弔而返越
二月泰以書致其兄惠所狀行實來徵銘以葬且曰吾
父備嘗辛苦以有諸孤而不肖碌碌持敝帚欲售人以
千金而未得竟使吾父泯焉淪喪悲夫生無以爲養死
無以爲喪惟君子其畀之銘嗚呼公善人也是固當銘
不銘何以伸吾情且何以塞吾友之悲按狀公爲人孝
友而慈親在時出而課耕入而問膳日孜孜焉親沒而

喪祭必問禮弟叔義屢空輒分所有周之嘗諭家人云
范文正公義均九族况吾親昆弟耶吾力雖非范比尺
布斗粟猶可及吾弟也鄭氏女兄無子不得於其夫氏
公迎歸以養終身不見忤已沒而禮葬之族孫宥孤且
窮寄食于治家公聞之曰彼雖屬疎自吾祖宗視之則
皆子孫也亟反之且爲之婚而壽其所以衣食焉凡此
皆公之大節章章於人之耳目者也嗚呼公之大者如
此其他清雖未及悉也信其爲善人矣而况昔者一嘗

及公之丰采已乎公諱隱字叔仁世爲閩縣之永福里人曾祖拾父完母梁氏娶蕭氏生男三長某早卒次惠次泰女某適陳某繼娶余氏生女某未行公生於永樂庚子十一月十五日卒於成化某年七月十三日其葬卜以壬寅年某月某日其窆則樟林山之原背丁面癸銘曰吁嗟公兮螺江之濱芒鞋布衣清世一民然孔懷其義孝慈其仁能不喪其真書香有繼寒谷自春噫視彼之烜烜赫赫而一行無足錄者一日蓋棺萬迹俱塵

所得竟孰屈而孰伸吁嗟公兮我思古人

涂室戴氏墓誌銘

笋江涂處士賢賓將葬其室戴氏于南安三十二都之
埤埔山令其姪郡學生經以狀徵予銘按狀戴氏諱儘
娘大父某父某世爲南安詩溪巨族少有淑行年十八
歸于涂事姑余氏孝姑有疾旦夜侍左右奉湯藥久而
不懈處士弟賢俊始尚幼衣服飲食類出戴氏供具無
少後時者處士與其弟篤相友愛一錢尺帛不以歸私

帑戴氏能終始順承其意處妯娌和俞然無間言故其
家庭雍睦至于今不分異而處士亦以此受旌於有司
矣無子一女嫁南安歐陽冬初嘗力贊處士置側室亦
無子後有抱養子出陳氏甚愛之既冠且婚矣晚乃與
處士議以爲竟非我族恐負祖宗地下即厚遣之歸其
宗而立其次姪爲後嗟夫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戴氏始
孝於姑勤於其叔氏此猶人所可能至於相成夫子之
美終其身兄弟相好不分異此則未易能也况婦人之

仁多夫之小不忍戴氏取陳氏子於孩提襁褓之中而子育成就之又無他乃一旦覺前之爲非是毅然贊其夫使別而正之不以潘夫氏宗祀此則又若非婦人之智所及者予少時嘗聞經之母家萬石劉氏謂涂氏伯父母鍾愛其姪若已子迥與庸俗情不類吾母尤喜談之最後寓開元寺讀書適與經同館見其伯父時時從童僕攜薪米蔬果來視之使內非其人則此事容有掣其肘者矣以予昔所聞所見證之經今日所狀戴氏之

賢殆不爲誣是故樂爲之書也某生於永樂癸卯十二月初三日卒於成化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以己巳十二月初八日其墓背丙面壬虛右爲處士壽藏也銘曰夫以善名是維其內輔之貞嗣以姪繼是亦其協正之義嗚呼雖不讀書行則幾矣吾以是知豆其所刺雖丈夫爲不識友字滅鄣以莒者雖丈夫爲不識仁字而在女婦又不必皆如曹大家李易安者然後足爲知書耳

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陳節婦福州閩縣南臺人福城張某女也年二十六其夫某死官事家且落熒熒無助矢志獨立一子慈時在娠甫兩月既就乳以育以教長爲娶婦生孫二曰燉曰燮一節自老八十一而終未及葬燉繼亡嗚呼燉可念也燉思光祖母之德而猶未能也哀哉其父子世味清苦既無以終其祖母之喪又無以爲自終之具垂絕獨

懇懇囑其友王泰求清爲傳其祖母以遺其後人顧居
相遠燉又舉於顛沛末由得其節之詳而備書之僅得
其槩如此哀哉燉之志可念也清質燉爲人於其友益
使人追向之不能忘嗚呼豈獨其祖母可傳哉燉字文
明敏而懇於學也專深於理味發之言尤雄贍剴切與
清俱雲室先生門人獨遊不同時耳逮後一見即情親
如故吾先生素愛燉常館之家塾以子姪託之同門諸
友及凡與交遊者皆信重之無間其祖母歿以父有疾

翌力成禮悲哀倍常其卒以此傷生乎年纔三十五無
子哀哉燉不死其將有立於時乎燉之死也同郡友車
文昌李潛曾樞蕭寧葉性何珪袁昇邱琚及秦諸人以
義相倡爲理其喪并舉其祖母喪共葬且爲築生壙三
二以待其父母一待其妻蔡氏庸以蓋其遺恨於冥冥
也嗚呼卧病呻吟之中覽秦所爲求傳事意愴惻傷泣
爲感數端顧碌碌何足任吾文明之意哉聊以寄吾哀
耳秦之爲求傳也盛夏涉三百八十里而來值清疾間

愈復作負之久矣

靜庵先生傳

靜庵先生姓林氏諱玠字廷珪福州府候官縣雲程里人吾雲室先生之弟也少穎敏出倫類讀書一過目輒記其大半爲文章下筆立就而天性孝友慷慨又有大局量深得雲室先生家法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乙酉弟瑋廷玉亦領薦相與北赴會試至蕺湖驛得疾廷玉亟扶以歸甫及門而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

夢寐有時彷彿聞其聲迹所設靈几間器物或自動家人乃如待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扶之箕之運袞袞不休就視之則皆詩文也其別父母詩有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又曰本期接武霄雲路誰料身先入九泉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故節義冰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於是親戚朋友聞者或相與詣几前訪之亦皆有詩

與叙別其別苑時清云最美君家總俊英奈愚不幸棄
雲程其別王秉中云黃卷悠悠誰切琢平生空負一經
綸又爲牟勤夫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
點破江山影又自賦書暇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
芳傾又曰若人已先去此花空自馨又父母將祭先祖
則豫爲作祭文遠方朋友來告別則爲作送別序以贈
之諸體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則又自名之曰靜
庵遺玉而自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

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無不毛髮竦豎久之則與答問如平生矣趙余二友至與聯句焉如是者蓋餘一年然後其魂始反而歸耳嗚呼異哉先生之死而不死也自有載籍以來凡哲士文章之傳世者皆著自生前而垂之身後未有其身既死而其魂歸與生者相響答如此之異者也豈非先生之所稟與其所養獨有不類於常人者卒得暴疾弗遇良醫死於所不當死故身雖死而魂不與之俱耶抑自古之身死

而魂不散如伯有之類亦多矣然往往皆癘屬如先生者非彛倫不親非法語不道蓋始終一正道生死一文儒也古人以女子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爲賢若夫既死而猶戀戀於孝友之恩斯文之愛者則始於先生見之且幽魂滯魂自古有之槩皆不能免於怨懟如先生者雖亦以早世自悼然其所自悼實衆人之所共悼者也其可以怨懟自之邪其言蓋合於詩之怨而不怒者斯亦可以占其德矣自名曰遺玉其有以哉向使先生

得永其年以大其所就設不偶而當變故之衝其能如古人之處生死而不亂爲孺鬼以殺賊也可期矣而乃以弱冠之年舉子之身遽喪其身而殞其志是吾閩失一傑士國家失一俊才不但林氏一門失一賢子之爲可悼而已也得命僅二十有五父某齋先生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兄弟三人雲室先生其長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廷玉後任御史奉勅提督南畿學校卒配某氏果能不虛冰霜之戒云子二長文祿

敦詩禮而克家次文纘領弘治乙卯鄉薦孤根有托亦
先生所已知者矣先生以成化丙戌年卒清以庚寅年
始得遊雲室先生之門頗聞先生遺事而未能詳問者
文祿兄弟出示遺玉編而泣因屬言以記其事清故得
詳焉蓋程子所謂別是一箇道理者釋氏謂地水先散
而火風尚遲者正不謂無理是雖怪而不怪也清今傳
之殆不終於語怪也況在文祿兄弟之情其不容已於
不傳乎

高祖爲人大畧

公性沉靜好讀書有高行又精地理之學其手澤猶存
桃山之藏寔公所自卜山勢大金蓋小金青龍三顧白
虎四衛墳前印浮水面乃島嶼也水外羣山垣護天清
日朗時歷數之得百餘峯焉地家以爲出泉城東諸墳
鮮有其比此非所宜瑣瑣以公所自卜地故及之先祖
嘗言當時造墓規制并歲月日辰之類亦皆公病中所
自裁墓銘吳靖司訓所撰惜不能詳公之平生故都憲

朱公鑑公友也嘗語清云吾及識乃高祖世安公實一
時善士也若翁貌頗類之清後登金粟洞中別室有祀
像一位神牌曰檀越主純齋處士蔡公其貌果與家君
類蓋公畫像大小二軸藏於長房者已燬于火清以是
召工就洞祠傳其像以歸公晚歲委家於子遊神物外
窮年山居不復問世事去城市貿遷至窮年絕葷膾進
士周太初挽詩所謂處士素樂善晚年長蔬食大兒能
克家小兒鄉進士者也洞在郡城西南紫帽山之巔自

山麓至洞約十里許公於諸山多所遊寓而居此山獨
久道流相傳公用已銀若干兩造屋若干間以與道流
居故道流祀之至今云

贊

陳府尊贊

清自成童讀公文而慕公又十年乃得登公堂而
拜公今公歿且十有八年矣仲子漳以遺像屬贊
贊曰

十八載之前公貌澤然我心懌然十八載之後遺像恍
然我心愴然嗚呼公有常布之行履有錦繡之心曾及
進而握皇家之憲度則凜乎有鐵石肝腸之風至其黜
而令也擢而守也則又惠澤之沛乎其廣被而宇量之
恢乎其有容若夫勇退於未衰之年高卧於田里之間
桑榆景霽風月晴閑斯又其風節之高挺然於歲寒之
天者也嗚呼公斷斷兮其德孔多我思公兮閩山峩峩

童廷式贊

少而思奮老而益堅曾杜氏之庫手弄堯夫之丸其志之所期直欲經邦而濟世其神之所適往往入地而升天奈之何光久韜於壯日穎方脫於耆年雖然使有能越常資以待度外之士則馬伏波之矍鑠功名成者其庶幾焉

高孝子先生像贊

簪纓文獻之家規矩準繩之士眼前有景明月清風三百篇曾次無涯往古來今十九史善名早著於鄉邦孝

行晚旌於天子今年七十又八矣而猶黎明深夜深
細字蓋一味乎道腴殆忘情於勢利夫如是而終老於
布韋兮豈不猶賢於世之心蒿萊而身朱紫者歟

林母贊

吾聞林氏有賢母焉實繼母也夫繼母之以賢聞者天
下鮮矣其子啓迪請子爲之贊嗚呼閔子單衣薛包分
異伯奇履霜於中野王祥失愛於朱氏繼母之爲家病
也古今蓋莫可勝計猗嗟林母其貌吾未及一識其行

吾不能周知而悉紀但見里隣多嘆其慈惠姻戚咸稱其德義謂母之遇子也厚而真謂子之事母也誠而至母今皤然兒亦暮矣藹天倫之無間諒感孚之常理緊是家風端可勵世吾爲之贊非贊之體

陳處士贊

因公之子見公之真魁梧蕭散恍乎神人吾以是卜其平生自非卓犖不羣之士殆亦葛天無懷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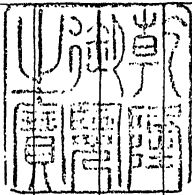
黃樂易先生贊

望之肅肅即之雍雍其志剛果其氣春容能游心乎紫陌黃塵之外能納物于春風和氣之中能四十餘里不一侵於孩童能七十餘年不一罹於刑憲嗚呼樂易哉是翁

郭司訓蘭谷先生贊

平心如砥直氣如矢行重三族才優多士閉戶徒勤孫敬之功題柱莫酬相如之志白首青氈吾事已矣嗚呼世或口蜜腹劍而位公孤或玉表石中而身朱紫公豈

宜然抑亦命耳嗟夫問之輿人孰爲君子



虛齋集卷五